

开学一个月来,终于有了一些秩序的安定感。想起年初,恍若隔世。单位里发了口罩,便利店也不再缺少消毒用品,在电梯里总有人说,现在感冒的人好像也变少了,因为卫生习惯养成了。

百货公司热闹闹,但远门是出不去了,总觉得还是家里安全。

这样特殊的时候,灾难还没有真正过去,静下心来想想常识与通识,有两件事曾对我的影响很大。

漫长的一年

张怡薇

读博士的那几年,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商业医疗保险的额度每年都要超量完成。我最常去挂号的医院科室,是“热带科”,在有的医院也叫作“热带感染科”。在“热带科”,我看过扁桃体的反复感染、膀胱感染、尿路感染甚至是鼻翼感染。有一次,一位医生非常认真地给我看他的显示屏,上面有许多非常长的英文单词。他告诉我,医院有这样多可以使用的抗生素,我用的抗生素已经从一开始的初阶吃到了中阶,目前问题还不是特别大,但也要谨慎起来。他告诉我,像我这样反复被感染的病人,大约300个人里才会出现一个……然后我问医生,为什么这些病看的都是“热带科”,他就笑了,说,“不然你要看哪科?”我也笑了,假装自己听懂了。那时我二十八岁,好像是挺爱看书的人,但对“热带医学”的了解几近于零。但这件事,也是在多年以前,因为一起输入性的H7N9病例事件,引发过一场学生争论。当时我对于流感的了解,也就停留在“流行性感冒”。我听说过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甚至还在一本极其冷门的书叫《闯关东的爱兰人》里,津津有味地读到过当时远赴重洋的华工,是如何给自己死于战争或流感的同伴刻墓碑,他们曾一起在圣诞节的时候观看教会组织的京剧表演……但这些纸面上稀奇的了解,从未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像许多争论一样,事情过后,我失去了一些朋友,也与另一些人成为了朋友,这两件事像阴影一样留在了我的心里,好处是,我知道自己在某方面是极其无知的,此外养成了戴口罩

的习惯,以及在书包里放一些酒精棉片。

去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通识性很强的书:《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让我了解了一些曾经遇到又避开的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热带医学”、什么是“热带病”或“亚洲霍乱”的污名、为什么殖民地的医生收入和社会地位高……以及在贸易重商时代,人的流动、疾病的迁徙与帝国权力、经济体系的互动历史。疾病和死亡是人人都不希望发生的事,但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迁徙在带来经济繁荣、文化融合和社会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代价,这种代价,是疾病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传播,引发社会危机。

“现代公共卫生”这一看起来特别平实的词语,乍一发动动全身。个别的会议和零星卫生措施根本无法应对国际规模的流行病。我们甚至要从多洗手和互相提醒不吃野生动物这样的事起步,但我们应对的问题,却可能是死亡、失业和歧视。《医疗与帝国》中明确地提到,人类经由疾病的威胁决心重拾社会资源分配的事一再发生:“19世纪的霍乱在英国的暴发,使得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穷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建立新的卫生体制,从而带来英国公共卫生的诞生。霍乱和黄热病的暴发也迫使欧洲、亚洲和美洲建立现代检疫体系……有关疾病之传染性及其地理上与动物学之起源的争论,在当代关于‘非典’、艾滋病及猪流感之起源与传播的辩论再度变得重要。”是传染性疾病让贫穷、愚昧、谎言和偏见无处不在又无处藏身。这是“现代公共卫生”——这一我到三十多岁才从零开始学习的“常识”。个人公共卫生的应急准备应当包括不断地学习。好在这几年网络公开课发展迅速,想要给自己补课并不是难事。

这段特殊的日子里,书本、身边的人无时无刻不带给我良善的教育和启迪。正常生活、正常上课、正常工作,看起来那么普通的事情,却越来越让人感到珍惜。



边看边聊

堪堪熬到夏日尾巴,雷雨霏霏,暑气消退,已凉天气未寒时,又恰好赋闲在家,大把时间可用来读书,真是多年来最惬意的一段时光。某日翻到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是他一贯浓艳稠绵到化不开的文风;但这样的文字来写意大利,却是再合适不过,托斯卡纳艳阳般点燃了这座风流乡的回亿。

如有可能,我每年夏秋,都会去一次意大利。这个国度呀,真是无处不风流,连空气都如佳酿般热烈,让人爱得缠绵悱恻。五年前我因机缘巧合,从托斯卡纳到米兰到Portfino,在意大利呆了一个多月,大半都闲在了佛罗伦萨。徐志摩的版本,叫作翡冷翠,实在是翻译上的神来之笔。托斯卡纳的天和地,正是无边翠蓝覆着绵延墨绿,大约是艳阳蒸干了空气中的水分,深沉得掺不进一丝杂色,连带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建筑、美食、人文,都丰富和热烈,尤以艺术为胜。

意大利闲游片鳞

吴骞

美第奇家族代数经营,翡冷翠的美术馆蜚声世界,乌菲兹、彼提宫、学院美术馆、旧宫等等,无愧文艺复兴的艺术重镇。在翡冷翠的日子,我除了吃睡,就是逛美术馆,日日如是,泛泛涉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灿若星辰,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各宗画派林立,传世巨作如繁花迷人眼,连皮毛都不算略知一二的我,只能凭着自己喜好,选择性地痴迷波提切利。他是柔和忧郁的清风一缕,在文艺复兴时期爆棚荷尔蒙和喷薄感情催生出的强悍力量和浓墨重彩中,秀美轻盈地旁逸出尘。他的《春》是浅吟低唱的诗,纵使百花盛放也不热闹。他的维纳斯是修长的,鹅蛋脸柔润,幼鹿般纯真的大眼,郁气的眼角微微下垂,长发缠绕着飘飞在空中,踏在金芒闪烁贝壳上的赤足,是完美的。她带着不知所措的天真诞生到世间,与她一并降临的,还有希望。那缓缓流淌,正在复苏的人性,挣破了画布暗香浮动,令喧嚣疏离,万籁归寂,即使乌菲兹里游客如织,冷气又不乏灵光。

除却艺术,美食也是意大利闻名遐迩的国家名片,物美价廉,且如艺术一般普及率奇高;只要不是游客区,随便一家街边小店,都是意想不到的美味。珍馐美酒留给我的记忆,不逊于拉斐尔、提香、丁托莱托。譬如,在Siena老城餐厅中觅得的,一支瑰丽脱俗的白葡萄酒。100多欧的价格,在

一棵树在宣誓

蔡旭

那只宣誓的左臂,其实是一枝截肢。本来应该用右臂的,可是右臂没有了。

它伸在一棵伤痕累累的树上,举起了一场鏖战的惨烈与悲壮。

这棵树,遭到厄运已不止一次了。几年前,就被台风拦腰截断。三年后,终于把重生的双臂举过头顶。这一次,又在与台风的恶斗中损失惨重。痛失右臂后,左臂又砍掉了一半。

我从这棵树下走过时,深感到世事的险恶与命运的不公。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许多事,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

如果你不想在大地上轰然倒下,就得用年轻记下你的不甘的同时,义无反顾地举起你的手臂。

即使没有右臂,也得把左臂举起。即使截肢后只有半节,也要举得高高的。

把你的誓言公开告诉世界,也默默地告诉自己。

上海,大约堪堪过餐酒级假胜地叫做Portfino,岛上有座叫做Belmond的酒店,数十年间接待名流无数,然而大厨独对泰勒情有钟称,称女神其口味简约,故特意创造一道清淡面食致敬,叫做PASTA ALLA ELIZABETH TAYLOR。取足量的樱桃番茄,四成熬酱六成油焖,叠加藤萝番茄,用橄榄油烹制,佐以大蒜、罗勒、百里香,取柠檬表皮提味,牛至和罗勒叶略作点缀收尾。番茄作五色,面金黄而罗勒叶青翠,赏心悦目;而味道呢,最简单的食材,最精致的演绎,清淡不失鲜美,相比白松露面的丰腴,真好比飞燕之于玉环。我在酒店住了五天,几乎每天都要吃上一盘,配着冰镇意大利起泡酒,对着栏外宝石粼粼的湖光山色,人生极乐。餐厅经理也因着我的执着,每天都会在我大吃大喝之际,来小坐片刻,给我讲些酒店轶闻,奇趣惊喜,足可消食。萍水相逢的谈天说地,本是不走心的愉快,不过在Portfino的日子,实在是色香味俱全,以至于细枝末节,无处不美;再有泰勒面的那一抹亮色,将这段时光,牢牢封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王贵忱先生今年92岁了。远在十多年前,我从香港到广州探访梁基永及夏穗两兄,同时相约拜访贵老。那天广州的雨下得特别大,马路多半水淹半轮,但都无碍我们前往探望可居室主人。我们抵达时,贵老早已安坐书斋,见我便问董桥先生可好,因为他们已许久没有通信了。贵老说他年纪虽稍长于董桥,但对他的学贯中西十分佩服。

风雨故人

叶国威

由于是初访,我备了台湾名产外,还带了香港集雅斋所印的名人墨迹册送给贵老。当贵老翻到罗瘦公的四屏书法时,连连称妙,还说他也喜欢听程腔。我说这是罗瘦公的最后遗作,当年唐天如到北京为瘦公诊疾,一见以为是瘦公平生第一,即使未完篇,亦强索南归。

话未竟,贵老取出一函罗振玉写给邵安的几个通书信,大抵都是谈金文、甲骨、古董之类,极具文史价值。我大学时曾修甲骨文,对罗振玉自然

不陌生,他号雪堂,是甲骨文四堂之一,资格最老,与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和董作宾(彦堂)齐名。罗雪堂收藏是非常丰富的,从前喜过访位于台北的百城堂,爱听主人谈掌故逸闻,长知识。记得他曾说:“早在两岸尚未开放时,他已偷偷跑进大陆,中国书店的人告诉我,当年罗家欲处理雪堂的旧藏,一节铁皮火车的东西,售与北京的中国书店。收藏一生,似乎大多都是落得东西星散的下场。有时真叫人歉疚。”

邵安,生于1864年,初名寿祺,字景叔,号适庐,他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与王国维、罗振玉过从甚密。他博览古器,考订精详,编有《周金文存》、《广仓砖录》、《草隶存》等。早年我曾得何遂手拓汉瓦当一册,当中每一瓦当皆有适庐的题识,考证有据非常精当。

贵老一时欢喜,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印《廖燕全集》签名送我,说这上下册的《廖燕全集》中收录的《山居诗草书手卷》,为目前海内唯一的廖燕手迹,是他的珍藏。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贵老用李可染、吴作人、谢稚柳等名家的八张画换回来的,如今看来这多不

可思议,李可染等人书画现是市场新贵,价钱一高再高。然从这更不难看出贵老保全文献之心,高于一切。

晚间夏穗兄作东,觥筹之间,他拿了一张早前应我所请、刻送夏志清先生的“志清”鸟虫篆印蜕给贵老指点,贵老频频点头说:“先不管何刻,光是排印稿已是神乎其技,你为何能排出如此好的印稿!”真的一语中的。而夏兄的墨拓更非一般,于墨白间能现五彩,我藏一纸为夏兄所拓人物竹刻小屏,贵老称“墨景韵致”,董先生题“气韵一新”,礼堂言“黑白间现五彩实为至境。今观是帧衣冠甲冑如见文章,与北如兄之妙刻,信足并存”。

饭后作别,贵老特别嘱托要他代我向董桥先生致敬。回港后我致电董先生,董先生表示非常感念贵老对他的牵挂。次日星期六中午,董先生来电,说本想和我一聚,不巧近日会议连连,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实在无暇抽身,但有一本新书要送我,为免邮寄,约在下午两点在我家楼下碰面。董先生车到,把《今朝风日好》交我:“送给国威留念,董桥二〇〇七年八月十八日”,并说下次和我吃饭,车子便绝尘而去。

《今朝风日好》是精装小开本,绿色的仿皮,



和合 (剪纸) 奚小琴作

烫金的字,俨然一本西洋书。当我看到《再见Rackham》时才明白,董先生这本新书为何作这样的装帧,原来他在Long Acre一家书店看到一部《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因为太贵无缘买下,后竟在香港荷里活道重逢,一晃31年,他想一个读书的人,爱书的人,是禁不住这一份喜悦的,便不再犹豫,“昂首付钱阔步带她回家。”

董先生偏爱西洋精装古籍,这本《今朝风日好》所谈的大多是西洋版本、外国作家,并兼忆旧怀人,故事都动人情思。记得两年前,董先生应香港苏富比办了一个展览,其中“绝色”一区,便展出了他多年来珍藏的西洋经典名著。我如今重翻《今朝风日好》看到“老天爷”三字,都不自觉会心一笑,就好像正和董先生面对面说话,因为先生只要听到惊讶的事,他都会说——我的老天爷!

转眼,外孙女进入初三,还有一年就要考高中了。女儿的目标是重点高中。女儿紧张安排,除了继续课外补数学、物理外,还要找一位作文辅导老师,作文能否得高分,直接影响总分的高低。此事迫在眉睫。女儿天天催我,托原教育学院同事,终于找到了。

他是一位多年参与高中语文入学考试作文评阅的退休老师,女儿很满意,似看到了作文高分的希望。

指导老师出的第一道作文题是《我只能这样做》,外孙女按时完成。我接过稿纸粗看一下,写的是一次考试中,一位平时很要好的同学,向她要答案,被她拒绝了。她说,我只能这样做。作文叙述尚通顺,也有些场景描写。

第二天晚上,老师发来了点评,其中说道:你虽写出了真情实感,选择同学两次求助你帮她作弊,被你拒绝的事件,是为该同学好,由此体现你只能这样做,但这样的作文内容一般,立意有点浅。

这样的作文是得不了解高分的,老师没有明说,但我明白。

外孙女从小就不喜欢作文,现在也如此。不过,现在又有几个孩子喜欢作文呢?她最苦恼的是没

有东西可写。想想也是,从家到学校,到家做作业,直到十一时睡觉,第二天周而复始。没有课余时间,即使有,学校安排也只是点缀而已。周六、周日除了补课,就是做不完的作业和背不完的古文诗词包括注解。偶尔看看手机,还会被妈妈训斥。

七夕会

现在有一位非常称职的高水平的指导老师,但面对的却是一位生活单调贫乏、对生活没有感情的中学生,如何取材立意?我惘然。

再好的厨师,如果手中没有好的食材,怎能烧出美味的佳肴?在封闭单调的生活环境里,无论怎样提高写作技巧,没有丰富的生活素材,是绝对写不出高分的作文。再优秀的老师也帮不了她。

我多么希望,在博物馆、图书室、敬老院、运动场、黄浦江滨、乡间小路,能见到孩子们充满活力的身影。只有投入丰富多彩的生活,享受它,理解它,拥抱它,才能获取高分作文的养料。让作者拥有自由想象的空间,成为掌控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不是父母老师牵线的一个木偶。为孩子们创造条件吧!作文啊,作文,你总有一天,会成为孩子们最喜欢向你倾诉心里话的知心朋友。

